

埤雅卷之十九目次

釋天

天

雨

雲

雪

電

風



埤雅卷之十九

宋 陸佃撰 明

葉自本茂叔點釋

郎奎金公在糾譌

釋天

天

傳曰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周道至於洞酌於是為至故稱皇天皇天言乎其道也書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言堯道格於皇天故皇天眷命也又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於皇天在大戊

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又王家，伊尹以道佐人主者，故曰格於皇天。伊陟臣扈巫咸，遞降伊尹一等，故伊陟臣扈曰格於上帝，巫咸曰又王家而已。上帝亦曰五帝，五帝五精之君也。周官大宰正言祀五帝者，蓋其德以享先王，則爲有餘，以祀大神，示則爲不足，故於祀大神，示享先王，曰亦如之也。蓋能又王家，則可以享先王矣。不能格於皇天，則不足以正祀昊天。昊天者大神也，五帝則繼昊天者也。夏曰昊天，則帝與萬物相見之時，故禮於天祀，皆主言昊

天而已。大司寇曰：若禋因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大宰稱祀，不言禋者，精意以享曰禋，大宰所以佐王事上帝大矣。主以道揆，無所事意故也。然則士師乃言祀五帝，則沃尸，又不言禋，則精意以享，非士師所及故也。大宰不言禋，過禋之言也。士師不言禋，非過禋之言也。不及禋之言也。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爾雅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於春言其色，於夏言其氣，於秋言其情，於冬言其位，相備也。傳曰：蒼天以體言之，元氣廣大，則稱

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春爲蒼天則於夏爲皞。於冬爲玄矣。莊子曰玄天弗成。又曰有而爲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玄天者言乎其道也。皞天者言乎其德也。又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遠而無所至極耶。故詩於高遠難訴每稱蒼天。黍離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巷伯曰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黃鳥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是也。爾雅曰穹蒼蒼天也。穹言形蒼言色也。桑柔之詩初曰倬<sup>卓</sup>彼昊天寧不我矜言昊

天則猶望之以其明也。次日廩有旅力以念穹蒼言方是時厲王無道甚矣。天下大亂小人知念土<sup>土</sup>而君子反無旅力以念穹蒼也。昊天者大以明與。天反詩曰浩浩昊天不駿其德。蓋冬曰上天。上天則宜玄其德矣。夏曰昊天。昊天則宜駿其德矣。今日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則失其所以爲天矣。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正言昊天則主氣言之故也。莊子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伏戲得之以襲氣母。故於昊爲大。月令曰其帝大皞是也。禮曰秋之爲言愁也。方是

時萬物凋落而愁矣。天是以閔焉。詩序曰：旻，閔也。幽王之詩，始曰昊天疾威，後曰旻天疾威。昊天疾威，尚非所宜。旻天疾威，則尤非所宜矣。書曰：號泣於旻天，正言旻天，則望之以其閔也。禮曰：旻天不弔，意亦是也。傳曰：上天言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詩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蓋悠悠蒼天貌。明明昊天貌，高高上天貌。蒼天悠悠而巧言曰：悠悠昊天，昊天明明而小明。曰：明明上天，則皆失其所宜，非所以爲天矣。蓋周之興也，燕及皇天，及其亂也，非特萬物失其性，雖天猶失其所宜矣。故昊天德不駿，而上天之道不玄也。昊天者，大而明也。大所以臨下，明所以照下。至冬則其於命也復矣。故天玄而上，地黃而下也。天玄而上，地黃而下，則照臨有所不至矣。故是詩名篇曰：小明，而言其照臨以上天也。

雨

說文曰：水从雲下也。天地之氣，怒而爲風，和而爲雨。故凡易稱雨者，皆和之象。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渰，陰雲也。亦或作陰。渰，水氣之雲也。傳曰：雨，雲水

氣萋萋盛貌。祁祁徐貌。蓋雲欲盛。盛則雨足。雨欲徐。徐則入土。且亦雲氣不待族而雨者。非陰陽之和也。故詩雲以萋萋雨以祁祁爲善。詩曰靈雨既零。命彼宮人。星言夙駕。說於桑田。瑞應圖曰靈雨瑞雨也。降而應物。謂之靈雨。星晴也。言夜而雨。夙而星見於。是督勸農桑。此傳所謂務材訓農者也。鹽鐵論曰。周公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雨則必以夜。夜者正雨之時。詩曰我來自東。雲雨其濛濛。善沾濡。又喜陰結。不解羈旅之愁。於是爲甚。故詩以言其情也。雨無正。

曰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政者正也。夫文一止爲正。衆多如雨。則無正矣。詩曰月離於畢。俾滂沱矣。又曰益之以霡霂。霂沫滂沱大雨也。小雨謂之霡霂。釋名曰言纒霂。灑霂漬如人之沐。嗒及其上支而已。根不濡也。蓋霰膏潤入土。如人之脉。故曰霰也。說文曰秋種厚薶。故謂之麥。然則霂言其上。霰言其下矣。詩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方黍之苗也。暑雨暴息。無陰雲以覆之。日隨蒸焉。則苗稿矣。將以潤之。乃所以害之也。故詩正以陰雨爲善。今

俗五月謂之分龍。雨曰隔轍。言夏雨多暴。至龍各有  
分域。雨暘往往隔一轍而異也。易曰。密雲不雨。自我  
西郊。言小畜畜也。升氣又自乎西。故能爲密雲而已。  
傳曰。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雨久曰苦雨。又曰愁  
霖。雨晴曰霽。雨而晝晴曰啟。雨水曰潦。時雨曰澍。

雲

古文雲字作云。象雲回轉之形。其上从二。二者。天中  
之陰也。天中之陰。應之於上。故地中之陽升而爲雲。  
蓋陰陽之氣。自下而上。阻於一則爲云。阻於二則爲雲。

爲云。應於二而盤薄。則爲雲。云旋也。云者象其氣

之舒云。莊子曰。於云以蓋衆議。蓋取此。古文雲字。又  
有雲氣盤薄之形。與乃字相類者。乃字說文以爲象  
氣出之難。氣自下而上。至上而不得達。所以爲氣出  
之難也。春秋傳以爲乃者難辭。其以此乎。今云又爲  
云爲之云。云有應而言也。易曰。變化云爲。吉事有祥。  
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變化云爲。聖人之事也。故能常  
與吉會。而占事知來。象事知器。云如雲爲象。母猴制  
字之意。皆以天事言之。故易君子謂之言行。聖人肩

之云爲詩曰。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傳曰云。旋也。言幽王之時。小人。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周旋其昏姻。云象周旋盤薄之形。故云旋也。此以形訓。詩曰。蒼兮蔚兮。南山朝隤。婉兮孌兮。季女斯飢。言小人在上。膏澤不下於民。則柔良於是失職。蒼會也。蔚鬱也。陰陽鬱而成雲。蒸而成雨。會而成雲。散而成雨。傳曰。陰凝上結。則合而成雲。陽散下流。則降而爲雨。地氣上爲雲。陰中之陽也。天氣下爲雨。陽中之陰也。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爲雨。雨者。

陰陽之和也。然而朝雲喜暘。暮雲喜雨。故詩言蒼兮蔚不雨之雲。又言朝隤也。賦曰。朝爲行雲。暮爲行雨。傳曰。日將旦。清風發。群陰伏。則朝者陰散之時。非所以爲雨矣。淮南子曰。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澤雲波水。詩曰。蒼兮蔚兮。南山朝隤。則山雲草莽。於此見矣。論衡曰。大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南山曹之南山。則雨一國之山也。故詩主以言之。晉天文志曰。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雲者氣也。地氣異矣。故雲之成象。亦以不同。



則山雲草莽、水雲魚鱗、理或然也。左傳以爲分至啟閉，必書雲物，蓋吉凶之兆，有在於雲者。故先王占焉。傳曰：青爲蟲，白爲兵，赤爲旱，黑爲水，黃爲豐年。此五雲吉凶之稜也。莊子曰：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六合之外。神人者，乘虛不墜，觸實不礙，故能狎虎兕，貫金石，乘雲霧而浮游如此。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冬曰上天，夏則天降而下，冬則天升而上。燠則雨暘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也。董子曰：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矣。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矣。霧不

塞望，浸淫被泊而已矣。雪不封樹，凌殄毒害而已矣。雲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商。或曰：二色曰商，外赤內青，謂之商雲。太玄曰：紫蜺，商雲朋圍日，其疾不割。紫蜺，商雲朋圍日，君子小人並進之象也。君子小人並進，此其疾者，所以不割也。測曰：紫蜺，商雲，不知刊也。言紫蜺，商雲並進，則以紫蜺不刊故也。紫蜺以象小人，商雲以象君子。

雪

說文曰：凝雨，說物者从彗，蓋雪雨之可埽者也。亦能

淨坳文穢若棼，所謂以黍雪桃者，以淨為義。詩曰：雨

雪漙漙，飄見現現曰消，雨雪浮浮，見現曰流，言君子

體道在上，而小人之類，易消如此，現日氣也。纂要曰：

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晷日氣曰現，日初出曰明，日昕

忻，日晞，日温，日煦，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昃，送日晚曰

盱，日將暮曰薄暮。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

霡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雰雰盛也。三農之事，雪則

欲盛而遍也，雨則欲微而潤也。蓋豐年之冬，必有積

雪，而其春必有小雨，故是詩雨言小，雪言盛也。雪則

欲其盛矣，然又欲其澤浸之甚周也。故繼之曰：既優

既渥，雨則欲其微矣，然又欲其膏潤之僅足也。故繼

之曰：既霑既足，蓋驟雨不如久雪之入土深，且無泛

溺，又可以覆陽於根，箸汜勝之書曰：雪者五穀之精，

取汁以漬原蠶之沙，和穀種之。奈旱，今雪寒甚，則為

粒，凌一成華，華謂之霰。英韓詩外傳云：雪華曰霰，凡

草木華多五出，雪華獨六出是也。詩曰：如彼雨雪，先

集維霰，言雪之所加，物有死者。霰其先至者也。霰至

則危亡之兆見矣。霜霰陰剛之微也。霜集而後堅，冰

埤雅 十九卷 十 堂策監

至霰集而後雪至故詩易以爲始亂之象爾雅曰雨  
霰霰爲霽雪霽霽從睪省霽從消省詩曰見睪曰消蓋  
雪以微溫搏之故散而成霽郭璞所謂水雪雜下謂  
之消雪是也說文曰霽稷雪也閩俗謂之米雪言其  
霽粒如米所謂稷雪義蓋如此今名漚漚雪亦曰漚  
雪然臘雪握之輒聚立春以後不復可搏略如霽雪  
亦以微溫搏之故也里語以爲春雪不能蠲壓瘴癘  
其以此乎夏小正曰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雹

陽散陰爲霰陰包陽爲雹曾子曰陽之專氣爲雹陰  
之專氣爲霰是也申豐以爲古者藏冰固陰沍寒而  
無雹蓋陽無所洩雹之所以生也雹形今似半珠其  
粒皆三出蓋雪六出而成華雹三出而成實此陰陽  
之辨也雪霜之類雹冰之類造化權輿曰雹者雨之  
冰也又曰東方之氣雷南方之氣電西方之氣虹蜺  
北方之氣雲雨雹霰雪傳曰木再華夏有雹豈以陽  
始無所洩及其晚出也故木至再華而夏有雹歟

風

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噫而成風。雲陽而出於陰，風陰而出於陽。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凱風言其情，谷風言其自，涼風言其德，泰風言其交。詩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言大谷者，大風之自也。故曰：谷風言其自。易曰：巽爲風，巽東南也。今風更生於西，則與兌之氣交矣。故曰：泰風言其交。谷風風之厚者，涼風風之薄也。故：谷風以刺俗薄，朋友夫婦離絕。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又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言谷風

之於天，不能皆雨也。亦或以陰，其於地也。又不能皆生也。亦有萎死者。然則人事豈可以責其全哉。又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凱樂也。憂釋而爲樂。怒釋而爲凱。南風謂之凱風。則天地之怒氣，於是釋焉。故也。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旁北風其喈，雨雪其霏。風以譬威，雪以譬虐。雩蓋言聚，霏蓋言散。涼者，其刻也。喈者，其和也。自今觀之，雪勢布散，無所不加。其意或未艾也。則風候更和。故是詩風以其喈，雪以其霏。爲後喈喈聲和也。氣和則聲和矣。詩曰：終風且暴，終風且

霾埋卒曰噎噎翳其陰。虺虺其雷。日出而風爲暴風。而雨土爲霾。陰而風爲噎。霾下也。噎上也。此言州吁之暴。逮於上下。如風暴矣。又增以霾。如風霾矣。又增以噎。如風噎矣。又增以雷。明有加也。傳曰。積風成雷。其此之謂乎。爾雅曰。焚輪謂之積。類扶搖謂之焱。郭璞以爲積。暴風從上下也。焱。暴風從下上也。按詩傳云。積風之焚輪者。風薄相扶而上也。則與璞之意異矣。蓋風之銳而上者爲焱。風之旋而上者爲積。莊子曰。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卽焱是也。羊角

卽積是也。今羊角轉旋而上。如焰焚輪之象也。谷風一章曰。維風及雨。二章曰。維風及積。雨者。朋友相與致其道以下達之況也。積者。朋友相與致其道以上達之況也。蓼莪初曰。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卒曰。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回風謂之飄風。荀子所謂輕利僿僿。逖連。卒如飄風者也。發發。暴也。弗弗。亂也。烈烈。以言幽王不惠。律律。以言幽王不平。詩曰。匪風發兮。匪車偁兮。說曰。匪風發兮。是非有道之風也。發發者。匪車偁兮。是非有道之車也。偁偁者。風生於火。故物或以

風化亦或以火。西方之鹽以風化也。東方之鹽以火化也。易曰：風自火出，家人取其化，自內出之象。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水生雨，雨更以成水，火生風，風更以成火。爾雅曰：風與火爲庀。敦以此故也。風經曰：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揚奔厲，天之怒氣也。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氣則涼，得木之氣則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列子曰：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

徐回，草木發榮，命官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爾雅曰：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景風者，天地中和之氣也。淮南子曰：東風至而酒湛溢，造化權輿以爲東方之氣，風也。故凍非東風不能解，湛非東風不能溢。風俗通曰：猛風曰颶，列涼風曰瀏，微風曰飈，秦小風曰颺。

埤雅卷之二十目次

釋天

雷

電

月

星

斗

漢

虹

埤雅卷之二十

宋 陸佃撰 明

葉自本茂叔點釋  
郎奉金公在糾譌

釋入

雷

說文曰陰陽薄動，需雨生物者也。从雨晶，象回轉之形。今俗曰回雷，回雷，雷也。震雷謂之劈歷。震言所以振物也。其緩者霆。說文曰雷之餘聲鈴鈴，所以挺出萬物也。先儒或以霆為疾雷，蓋爾雅疾雷謂之霆，霓



先儒豈讀此故誤歟亦或謂之電者霆亦非電也蓋音庭則爲雷音蜓則爲電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又曰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皆宜音電古文雷字下从四田二回自子至卯積四陽而復雷乃發聲此其所以从四田也陰陽回薄此其所以从二回也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戒其容止者蓋迅雷風烈必變所以畏天威也小民不畏天威懈慢褻黷或至夫婦交搆故君子制法先雷使之戒慎玄女房中經曰雷電之子必病癩衄故

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也詩曰蘊隆蟲蟲言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也說者以爲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易曰雷雨之動滿盈殷殷滿盈之聲也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在南山之側在南山之下側言亦在其陰與左右也下又言或在其次下雷風號令之况也語曰雷高弗雨雷在南山之下則雨矣故詩以况君明而令善法言鼓舞萬物者雷風乎鼓舞萬民者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不一者號也不雨者令也傳曰雷不蓋翬令人腹中雷鳴

今月上下如茲之時，觸醬輒壞，里俗忌之物之相感，有如此者，蓋不可得而推也。傳曰：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禮曰：毋雷同。雷震百里，謂之一同。先王建國取法於雷，雷者陰中之陽也。傳曰：壘大一石，刻為雲雷之形，蓋無雲而雷異也。故壘併畫雲雷象，施不窮。由此觀之，畫續之事，土以黃，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略可知矣。韓詩以為：壘飾天子以玉，諸侯大夫以金，士以梓。詩曰：我姑酌彼金壘。此主大夫言之也。易曰：風雷益。又曰：雷風恒。益曰：風雷益，則言風積而成雷，故曰益也。物理論：精風成雷，若夫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則是恒而已矣。鵬冠子曰：一葉蔽明，不見大山；雨豆塞耳，不聞雷霆。夫雷霆之震亦大矣，今徒雨豆足以窒之，又况障之有大於此者乎。

電

陰陽激耀，雷同氣發而為光者也。雷从回，電从申。陰陽以回薄而成雷，以申洩而為電，故也。或曰：雷出

天氣電出地氣故電从坤省管子所謂天冬雷地冬  
霆是也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言萬物  
以風霆流形而風霆出於地之神氣也說卦曰離爲  
電電火屬也蓋陰陽暴格分爭激射有火生焉其光  
爲電其聲爲雷今鐵石相擊則生火燒石投井則起  
雷又况天地大爐之所薄動真火之所激射乎易曰  
雷電噬誓盍又曰雷電皆至豐雷電噬誓盍言雷電  
合而章也按月令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今早曠亦  
或電而不雷則雷電不必皆合而章也故易雷電合

而章然後爲噬嗑然雷電合而章又不必雷電皆至  
若今震雷與電俱赴者所謂雷電皆至者也故君子  
以折獄致刑以象天之至威非特明罰勅法而已詩  
曰燁燁燁震電不寧不令言雷電變亂於上不安故  
常且非所以號令萬物也董子曰太平之時雷不驚  
人號令啟發而已矣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矣

月

說文曰太陰之精象形内象蟾桂之形故夕从月半  
見而林罕以爲象其未有蟾桂之狀也釋名曰日闕

也言滿則復缺也朔月初之名也朔蘇也月死復蘇  
生也晦月終之名也晦灰也火死為灰月光盡似之  
也禮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朔而月出西方夕見  
夕莫也故王者旦見日朝暮見日夕義取諸此所謂  
朝夕放於日月者也至望然後出於東方夜見尚書  
大傳以為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勅朝而月見東方  
謂之朏女蓋言異也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姝者予  
在我室兮在我閨兮履我卺兮履我禮也日月之  
子在我閨兮在我閨兮履我卺兮履我禮也日月之

皆在東方故詩舉以刺襄而言男女淫奔不能以禮

化也君無失道如東方之日以禮卽我故彼姝者子

在我室兮也臣無失道如東方之月以禮發我故彼

姝者子在我閨兮也詩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恒恒

上弦也升言有隆而無降恒言有盈而無虧也書曰

哉生明又曰哉生魄說者以為朔後月明生而魄死

望後月明死而魄生故書以朏芳尾望生明生魄紀月

甲子紀日也揚子曰日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月既望則

終魄於東其遡於日乎此言士之或貴或賤或肆或

拘在其土與之如何而已。風俗通曰：吳牛望月而喘，言使之苦於日，是故見月而喘。蓋傷禽驚於虛，弦疲牛望月而喘，物之憚怯，見似而驚，有如此者。屈子曰：懲於熒者，吹葢此之謂也。舊說積陽之氣生火，火氣之精爲日，積陰之氣生水，水氣之精爲月，故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易曰：離爲日，坎爲月。其以此乎。

### 星

三五曆曰：星者，元氣之英，蓋積氣之中，有光耀者也。星精也，月魄也，雲魂也。釋名曰：祭雨曰升，祭星曰布，升取其氣之升也，布取其象之布也。書曰：卿士惟月，庶民惟星，言卿士之證，月是也，庶民之證，星是也。月之好惡，從星而已。故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此之謂也。蓋役久病於外，則天下事亂，卿士下比於民，莫肯念難，適能使難滋大而已。故是詩刺之。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噓，晝四時更見，日月夫婦之象也。則大星以況姪娣，弟而小星當賤妾矣。蓋諸侯一娶九女，姪娣

與滕胤而八。故詩正以三五況之。三心以春見於東方。最先見者五。囑以冬見於東方。最後見者賤妾之進御於君也。猶之小星隨此三五。先後更見於天。不見陵掩。則以夫人之惠下逮故也。然進御之法。姪婦兩兩當夕。故詩又以參昂況之。參昂二星也。而又皆西方之星。其在於冬則以夕並見。小星隨焉。夫月也。大星也。小星也。各以其分夜見於天。則夫人惠及賤妾。豈特人事而已哉。禮運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垂陽之象也。竅陰之象也。堯典春日。日

星鳥。夏日。日永。星火。秋日。宵中。星虛。冬日。日短。星鳥。或言星鳥。或言星火。或言星虛。或言星昂。相備也。蓋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言星鳥。則以見四星之形也。言星火。則以見四星之次也。先儒以為四方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西方成虎。前成鳥形。後成龜形。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也。傳曰。龜與蛇交。謂之玄武。則玄武七宿。宜具龜蛇之形。不得獨成龜形而已。以今垂象考之。虛危以前象蛇。室壁象龜。梓慎所謂宋鄭其飢乎。今蛇乘龍是也。蛇蓋虛危之星。考工記

曰龍旂九旂。尤以象大火也。鳥旂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四旂變言龜蛇。亦以玄朔道之所在。龜蛇相成。異乎三方。不可謂之龜旒。故也。爾雅曰。天根。氏也。蓋氏一名本亢。亦或謂之天根。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天根亢也。本氏也。駟房也。火心也。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傳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說者以爲定昏見而中。然後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詩曰。定之方中。作

於楚宮。揆之以日。作於楚室。是也。傳曰。度日出於人。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則謂之營室。又非特取其時而已。禮運曰。日星以爲紀。故事可列也。蓋傳以爲龍見而雩。水昏正而栽。若此之類。所謂日星爲紀者也。

斗

斗有環域。北斗七星。輔一星。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所以運量萬物。莊子所謂維斗得之。終古不滅也。大玄曰。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實。

物豐於種，夏耗於冬。隨斗轉徙而巳。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指一方，四象俱成。此之謂也。

曰豐其蔀蔀，日中見斗。又曰豐其沛，日中見斗。

星之微者，薛云輔星，理或然也。孔子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然則日中見斗，尚非所宜。

日中見斗，尤非所宜。美蓋三禘，上非所宜，應而應。

非所宜，應而應焉。此昏所以更甚於四也。按豐離下。

震上離為日，震二陰一陽，二陰象日。一陽柄也。故曰。

日中見斗。詩曰：曾孫維主。酒醴維醑需，酌以大斗。

祈黃耆，曩取象於雷。斗取象於斗。周官王燕則酌夫。

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此曾孫維主，更以大斗酌。

之，則以尊事黃耆，非禮之正也。非禮之正，則亦所以。

為厚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主日則。

明王者不敢主天，與燕主膳夫同義。

漢

萬物之精，上為列星，河精上為天漢。詩曰：倬彼雲漢。

昭回於天。言水氣之在天為雲，水象之在天為漢。今。

皆倬然昭明，回轉於上，則非雨之候也。又曰：瞻卬昊。



天有嘒其星言旱久而繁星備見繁星備見則尤非  
雨之候也且其正言昊天則夏之時也以今觀之矣  
夏旱暵而熱則小星森布如棊星陽之精也陽盛而  
亢則星稠於上其理然也詩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  
言有光而無所明也蓋況幽王無監察之實矣又曰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浣彼牽牛不以服  
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織女則以況其內牽牛則以  
況其外跂彼織女不成報章言有織之名與象而已  
無成女事衣被之實也况彼牽牛不以服箱言有牽

之名與象而已無成男事轉輸之實也啟明則以況  
其左長庚則以況其右言王左右或當養人以啟導  
主德或當養人以廢續王事今皆有名位而已無其  
實也又曰有捄天畢載施之行天畢又以況王也畢  
者所以助載鼎實則天漢言幽王哲不足以昭察天  
畢言幽王惠不足以化養亦皆有名位而已無其實  
也星皆在天而天漢天畢獨言天則以况王故也又  
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擗斗南斗也

聖人南向視四星之中箕在南則斗在北矣箕則以  
況其前斗則以況其後不可以兼揚言有箕之名而  
已於養人無兼揚之實也不可以挹酒漿言有斗之  
名而已於養人無挹注之實也箕之用在舌言翁則  
其形反矣斗之用在柄言揭則其形覆矣此又言箕  
斗之將落而其象變也蓋二十八宿者經星合於天  
而不動者也至於向晨則天牽之而西沒故此於斗  
言西柄之揭是詩於織女言不成報章則非不以也  
不成而已矣牽牛言不以服箱則非不可也不以而

已矣於織女言跋猶有織之象也於牽牛言皖  
牽之象也至於箕斗言不可以兼揚不可以挹酒漿  
其舌則言翁其柄則言揭以明幽王內外左右前後  
之臣其惡皆有加而無已也監亦有光猶有光也  
施之行則言天畢虛設於上其位而已矣夫幽王之  
君臣皆有名位而無照察化養衣被轉輸政事  
兼揚挹注育人之實此東國之所以困於役而  
財也故其卒篇所陳如此夏小正曰漢按及漢按戶  
言正南北也

虹

雄曰虹雌曰霓舊說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闇者雌也一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故虹紅也說文解霓以為屈虹青赤亦或白色陰氣也今俗謂虹為虹絳虹絳也一名蜺帝東爾雅曰蜺謂之蜺蜺蜺也霓為挈貳貳蓋言二淮南子曰天二氣則成虹是也虹淫氣也故又借為實虹小子之虹虹潰也詩曰蜺蜺在東莫之敢指說者以為夫婦過禮則虹氣盛諱之莫之敢指文子以至治之世虹霓不見

則夫婦過禮虹氣為盛理或然也蓋地氣還矣不復於是成虹虹天之淫氣也夫水氣之在天成虹又天之淫氣爾尚且惡之如此而况於人乎所以痛止夫奔也故曰蜺蜺止奔也傳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有是哉升雲言朝則以况淫奔之始蜺蜺言晚則以况其終終則言不復雨矣雨者和之象也先儒以為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噴日自側視之則暈為虹蜺然則虹雖天地淫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今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

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月令季春曰：虹始見。蔡邕以爲虹常依陰雲，而出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常以日西見東方，故詩云：蜺蜺在東，蜺之文從東。以此故也。蜺則常依蒙濁，見於日旁，白而直者曰白虹。凡見日旁者，四時常有之。唯雉虹起是月。至孟冬乃藏。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矣。嘗有見夕虹下澗中飲者，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之間，如隔綃縠。自西望東，則見立澗之東西望，則爲日光所爍。